

●馬役軍

婚姻大世界

—中國涉外婚姻十年



报告文学

婚姻大世界

——中国涉外婚姻十年

马 役 军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婚姻大世界
——中国涉外婚姻十年
马役军 编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28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888册
ISBN 7-5385-0636-5/C·32 定价：2.80元

序 章

婚界洞开一扇门

……这扇门，曾在幽冥之中沉沉地关闭着。那时，通向这扇门的甬道，对当代中国人来说陌生得近乎于天方夜谭。涉外婚姻，历史感到遥远的记忆。

1989年2月23日，黄华、雷洁琼、康克清、爱泼斯坦等八十多位中外知名人士欢聚一堂，庆贺著名画家李风白的法国妻子戴妮丝80岁寿辰和来华工作35周年。

李风白是何叔衡的学生。1920年与萧三同船去法国勤工俭学，攻读绘画。1936年他在法国与戴妮丝喜结良缘。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感情真挚，相濡以沫。李风白不幸辞世后，戴妮丝含辛茹苦为他整理出一部画集，一部诗集。他们没有子女，因此，她在扉页上写着：“献给风白，愿本书成为我们的孩子。”

过去岁月里的那一辈人与外国人通婚，并非是凤毛麟角。李立三、萧三、王炳南、郭沫若、溥杰、马海德等等，都有涉外婚姻的轶事或佳话。中国涉外婚姻的历史，是后来被阻断的。

如果从历史学和社会学角度分析，作为婚姻关系中的男人和女人，从自然属性方面来说，他们的结合似乎不该有内外之分。但是，由于男女婚姻随着文明世界的变迁，逐渐成

为证明和表现一种社会制度的东西。于是，一道柏林墙，一座罗湖桥，也就成了阻隔一族之人结合的藩篱。

国情对婚姻选择的走向，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斗争不断提高了中国人的“政治嗅觉”和“革命觉悟”，天安门决不能与埃菲尔铁塔、凯旋门、金字塔合并同类项。在极左思潮的政治气候下，莫说你与西方的美国、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的公民通婚是大逆不道，就是在五十年代，中国和苏联“老大哥”关系最热乎的时候，你若嫁娶一个苏联公民，那也是对祖国不忠实的表现。五十年代被作为优秀人材送到苏联学习的大学生，谁一旦公开或偷偷爱上哪个漂亮的苏联姑娘或英俊的苏联小伙子，那么马上就要被隔离起来，遣送回国，并在档案里记下“立场不坚定，思想意识低下，不忠于祖国，犯有政治错误”的结论。这是你一辈子也甩不掉的“阴影”。

然而，时过境迁，进入新时期的中国不知象中了什么“魔法”，涉外婚姻竟在这块“纯而又纯”的圣地蓦然间风起云涌起来，过去的担忧、恐惧、踌躇、疑虑，似乎一扫而去，涉外婚姻成了这一代中国人一种最热门的话题和最时髦的实践。

婚界洞开一扇门。一些人过去被封闭的思路，被封闭的热情，被封闭的智慧，都尽情地渲泄出来，使涉外婚姻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大“奇观”。

历史是随机应变的。

使文化大革命悲剧真正结束的那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使中国人上了一个层次。于是，自由才成为了一种可能。它不仅使人们在经济领域里放开了手脚，而且，在感情的世界里，也创造了一个自由的天地。

这样，涉外婚姻被阻隔的历史，才又被勇者所接续。1979年前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后最早的几例涉外婚姻。当时，中国的涉外婚姻由于很少甚至于没有，也就导致了政策上的空白。当偷尝“禁果”者向政府诚惶诚恐地递上自己的结婚申请时，接受者也是诚惶诚恐的。因为习惯于按照文件办事的中国人，找不到对这种情况应该批准或者应该否决的文件。所以，开先河的那几例涉外婚姻，甚至惊动了当时中央的最高首脑。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政部门、公安部门经常出现一中国女子携一外国男士前来询问如何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形。于是，1983年，也正是在思想解放运动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年代，中国政府颁发了《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办理结婚登记的几项规定》。这是中国政府方面第一次以法律规则形式认可了中国人与外国人通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当时，中国政府的一位高级领导人还以一种轻松、豁达的口吻说：“中国决不会限制、也不会反对中国女孩子与外国人结婚，也不会反对中国男孩子与外国女孩子结婚。”

中国政府在所颁布的规定中指出：“只要男女双方自愿要求结合，符合我国婚姻法规定，不是现役军人、外交人员、公安人员、机要人员和其他掌握重大机密人员，不是正在接受劳教和服刑的人，都准予结婚。”

报纸上公布了这个消息。这使久经波折与磨难仍未解决这一问题的人们欣喜若狂，使一些虽有些眉目，但终怕政府对此婚恋不予认可而犹疑、徘徊、观望的人，抛弃了顾虑，加快了行动；也使一些对涉外婚姻还一知半解，但从舆论中得知与外国人结婚大有便宜可占的人产生了“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欲望。于是，涉外婚姻逐渐形成一股势不可

当的潮流，它决不亚于频繁更迭于社会的“演员走穴热”、“大学生留学热”、“党政干部经商热”、“工人第二职业热”等等时髦的大潮。

据中国民政部门所宣布的数字，中国目前每年涉外婚姻约万对。有关人士告诉我，这是一个很保守的宣布。据开放程度较高的广东省民政部门统计，1987年办理涉外婚姻登记一万五千零九十二对，1988年保持了这个数字，并略有增长。另外，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涉外婚姻登记数字也达到每年近千对。连武汉这种远离边境口岸的省会城市也没落后，据1989年1月20日中新社武汉消息：“近年来，已有三十多位英、美、德、日、法等国人与武汉人喜结连理，涉港澳婚姻一百二十多例，而且，随着绣球和丘比特神箭的往来抛射，使武汉人与外国人、港澳人之间的婚姻以每年50%的速度递增。”

在这场跨国界婚恋新潮中，有受益者，也有受害者，酸甜苦辣浸透了这条神秘且坎坷的路。想象与现实的矛盾，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传统心理与现代观念的游离，这一切，使印度古代神话中上帝向人们所阐述的那个男女之间说不清道不明、拿不起又放不下的婚配关系，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交织成一场血与火，灵与肉交搏的婚姻场之战。

当世界性的男婚女嫁完成了从生理角度向现代社会商品化或半商品化的婚姻过渡后，中国涉外婚姻的目的性就更使观察者眼花缭乱。尽管这其中仍保持着原始状态男女关系中残留的激情和冲动，但在婚姻目的性上却有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发展。当一些漂亮端庄的中国姑娘，抛掉老祖宗一再教诲的传统风格，“忙不迭扑进高鼻梁、蓝眼睛，甚至年龄同于父辈的外国人怀抱的时候，这其中也有盲目者，也有相当理

智者。

中国的涉外婚姻是一台热热闹闹、光怪陆离的人间悲喜剧，时至今日，它仍是方兴未艾，激流滚滚。

借涉外婚姻出国者不仅把所奔“目标”化为了档次，而且还创造了根据不同档次要求，采取各种经验。档次的划分虽然是因人而易的，但基本轮廓还是一档为美国、瑞士等；二档是加拿大、英国、法国、西德、香港、意大利、新加坡等；三档为澳大利亚、西班牙、比利时、巴西、日本、新西兰、奥地利等；再其次为委内瑞拉、阿根廷、马来西亚等等；当然还有档外之档的国家。

在中国人外嫁的热潮中，也出现了外国姑娘内嫁中国的“倒流现象”。这种“双向流动”，使得中国涉外婚姻更加色彩纷呈。

面对如此规模的涉外婚姻之潮，有忧虑者嗟叹：“种不纯，民族兴旺安在？”

可也有社会学者认为：“涉外婚姻对促进社会流动、民族融合、生产力发展有积极意义。历史上的民族大迁移、大融合，都曾推进了整个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不必担忧。”

中国社会实在封闭得太久，仅就婚配科学来说，虽然已经开始杜绝近亲结婚，近亲生育，但中国最广大的农民，他们“走出”的并不远。

据我国一些社会学研究者1986年6月对全国六省市1441户农民家庭调查，绝大多数农民的通婚圈不超过方圆25公里。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84.71%的农民择偶范围不出县，56.98%不出乡，30%不出村。而据黑龙江省家庭婚姻研究所对该省富锦市农民的婚配状况的调查发现，那里同

村、同乡婚配的比例高于全国农村抽样调查的平均值。而同时发现痴呆傻户的比例高达一千七百七十一户。

这的确是中国的一个现实。然而，中国的涉外婚姻者决非是为了改良中国人种而漂洋过海的。所以，那种为“涉外婚姻”合理性辩护的“杂交改良后代”的观点，也就变成笑谈。

人不同于植物。把人等同于苹果，等同于水稻，等同于其它物种，忽略了人的文化属性，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尽管人的交媾、生殖行为无异于其它哺乳动物，但婚姻与家庭的文化态势对人的影响之巨大，远非是生物“杂交”所能替代的。

如果把人类婚姻价值取向、道德价值取向和传统文化态势等因素渗透进中国涉外婚姻大潮中去思索，去判断，你会发现，这场跨国界婚恋新潮远比我们所直视的现象要复杂得多。

可以这样说，打开中国封闭的国门之时，同时也打开了中国人封闭压抑了很久的利的欲望、性的欲望，名的欲望之门，于是，在国内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不能满足于人在比较中所产生的那种强烈的欲望时，涉外婚姻就成了可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渠道。不能简单地说追求这种欲望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毕竟是人本质所反映的一种渴望和追求。然而，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因素、人的因素所至，使中国这场跨国界婚恋新潮成为集开放利弊于大成的一段历史。

社会学家们围绕着中国涉外婚姻的发展，在研究人文化心理异化的过程；犯罪心理学家们盯着涉外婚姻的典型案例，在探索人在激情中的心理斜坡效应……

中国涉外婚姻简直成了“潘多拉魔盒，”打开它，什么节目你都会看到。

目 录

序 章	婚界洞开一扇门	(1)
第一章	偷尝禁果的人	(1)
	尹国庆跨越“雷池”	(1)
	要老婆还是要党	(4)
	南北一台戏	(7)
	玛丽安怒闯京城	(12)
第二章	条条大路通罗马	(16)
	东四一隅奇观	(17)
	中国人怎么了	(23)
	“协议婚”怪诞历程	(29)
	征婚到美国	(36)
	为女作嫁“金山客”	(43)
第三章	爱的三种结局	(49)
	爱心的延伸	(49)
	恍惚在梦里	(56)
	痛苦过去万事轻	(64)
第四章	“踏歌者”心迹寻踪	(73)
	妹妹为啥往外走	(73)
	与性无能老者为妻	(83)
	涉外婚动机多面体	(88)
第五章	难以交融的灵与肉	(92)
	两种观念的碰撞	(93)
	因为彼此不了解	(99)

灵与肉无题诉讼	(101)
现代与保守的逆反差	(105)
第六章 涉外重婚悟语	(110)
罪与非罪的问号	(111)
一个隐秘的世界	(115)
灵魂寻找真实	(119)
不仅仅是女人的悲剧	(126)
第七章 走私婚姻探秘	(132)
血泪的黑色通道	(132)
“水上新娘”	(137)
不堪回首，几多相思	(142)
第八章 涉外婚双向流动	(146)
传统，只要富有魅力	(148)
说不清到底为什么	(152)
斯莫尔太太和她的儿女	(155)
第九章 面对现实的抉择	(161)
“一家两制”的特殊结构	(161)
新“番客娘”的凄苦灵魂	(165)
独身是唯一出路吗	(171)
现实让激情理智	(174)
尾 章 明天的太阳是火红的	(177)
后 记 关于《婚姻大世界》	(480)

第一章

偷尝“禁果”的人

人们把圣经上因偷尝禁果而受到上帝惩罚的亚当与夏娃的故事用滥了。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亚当偷吃禁果完全是出于一种好奇，并非是一种勇气。

而如果回味中国当代史上这场跨国界婚恋新潮中前驱者的故事，你会发现，在当时，偷尝涉外婚姻这颗“禁果”需要的则是人的勇气。

尹国庆跨越“雷池”

1978年夏秋之交，辽宁大学中文系七八届毕业生，中共党员尹国庆在即将毕业前夕，向组织递上了要与来自法国的女留学生玛丽安结婚的申请报告。

这两页的报告不啻于一颗十万吨级的原子弹，震撼了辽宁大学本来很安宁的校园。

此时，正是粉碎“四人帮”集团不到两年，很多理论、思想、认识正在发生转变但仍未彻底转变的时刻。

尹国庆家住辽宁省铁岭县的农村，但从外观上看他决非象一个农村的“生产队长”。一米七四的身高对于北方男人来说似乎矮了些，但他健康的肤色，颀长的身材和紧绷肌肉的

双臂无处不渗透出男子汉的韵律。更为众人所不同的是他长得象个“混血儿”，黄眼珠、自然弯曲的头发，两道剑眉下一双常闪过狡黠神情的眼睛，使他显得有时粗犷，有时沉静，颇讨人喜欢。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外在特征，使他不下一百次地向人解释：我决没有“外国血统”，我是地道的中国人。

这个中国“男子汉”在学校不但引起了很多中国女性的好感，同时也引起了那位后来在这场涉外婚姻中唱主角的法国女郎玛丽安的爱慕。

男人与女人的恋情往往决定于接触。而创造尹国庆与玛丽安发生接触的先决条件竟是他的中共党员的身份。

这段历史很可能使后人感到不解，但那毕竟是值得人回味的事实。工农兵学员一般说来都是选送单位中的佼佼者，如果你是党员，出身又好，那就可归为根正苗红类，就会受到组织上的青睐和培养。

尹国庆同时具备几种条件，出身贫农，苦大仇深，身为党员，政治上保险。所以，尹国庆被选拔到外国留学生楼当陪住。

这绝对是一个令人眼热的差事。留学生楼环境极佳，小院里草木青青，花红柳绿，卵石甬道，诗情画意。里面的住宿条件也远比当时中国学生宿舍优越得多。在那儿，两个人一个房间，而外面则是8个、10个甚至12个人同居。

尽管派驻留学生宿舍的都是根正苗红，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人士，但预防“演变”的措施还是很多。进驻前要集中学习，进行一番教育；进驻后每星期要集中，以提高防微杜渐的能力。特别是外国男女留学生和中国学生同居一楼，更要提防青年人可能出现的那份激情和冲动。

事情正是在“万无一失”中发生的。

玛丽安是一个漂亮的法国姑娘，个头虽然不高，但一头金黄色的秀发，衬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也是楚楚动人。她富于性感的嘴唇，不时向熟悉的中国学生吐出法式汉语：“你——吃饭了吗？”

尹国庆是中文系学生。玛丽安也学中文。开始，尹国庆只是觉得这个法国女孩儿很漂亮，很有趣。在那种环境中，他不敢也不可能有非份之想。

两人的感情似乎是从那一刻开始的。那天，吃过晚饭，尹国庆出门遇上了正在散步的玛丽安。两人边走边谈起玛丽安正在学习的课程，中国的散文。

“你喜欢朱自清的散文吗？”她把“朱”字总读成“中”音。

“我很喜欢。”他回答显得很拘谨。

“为什么？”

“因为……”尹国庆从小就很喜欢文学。上大学后，他总是在别人看批林批孔材料时，偷偷看一些名家名著，所以对朱自清并不生疏，他尽量拣一些玛丽安能听懂的语言表述：

“朱自清的散文立意新颖，语言清新。他不大谈哲理，只是谈一些家常琐事，虽是象淡香疏影似的不过几笔，却常能把那真诚的灵魂捧出来献给读者……”

她似乎听懂了，点着头，脸上是一种惊异的神情。在当时极左思潮大批判空话套话连篇累牍而且还很时髦的时候，尹国庆的这番话也算清新得象一股清泉。

“春天，象刚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象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尹国庆轻声背诵着。

“你说的是朱先生的散文《春》。”她又发现了“新大陆”，兴奋得脸发红。

那时，正是春天。春在辽宁大学校园是美丽的，杏树、梨树、迎春花都开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

几片花瓣飘落下来，撒在静谧的小路上。爱的种子也在春天里埋下了。

要老婆还是要党

他们俩把秘密中产生的感情又秘密地隐藏起来，藏在心里，藏在眼睛里。居然神不知鬼不觉，瞒过了同学，瞒过了辅导员和教师。

秘密状态下产生的恋情，经过保守秘密的考验，许是具有更强烈的魅力和忠实性。

当申请结婚的报告交上去后，他们俩都在等待“判决”。然而，几天的时间，竟然无声无息，让人有一种难耐的窒息感。

其实，这只是表面的平静。当校方接到这封如炭火炙手的申请报告时，不禁大吃一惊。经过研究，他们决定此事分两步走，一是迅速向上面反映情况；二是组织人劝说，决不能让他们结婚。

于是，外事办公室领导，辅导员老师，系党总支书记，要好的同学，甚至从铁岭搬来了尹国庆的父亲，万管齐下，各路进攻，叫他死了这份心。

“你是一个中国大学生，一个共产党员，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在我们中国是前途无量的，怎么要娶一个外国女

人？中国没人了吗？”

“你身边不是有那么多女同学吗？有人不也对你很好，很有感情吗？你为什么不和她们结婚呢？”

“我们是社会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我们是黄皮肤，黑眼睛，他们是白皮肤，蓝眼睛。他们的生活你肯定不会习惯的。”

“她是什么人你清楚吗？别看表面的身份，如果是特务呢？如果是间谍呢？你跟她到了法国，会不会被暗害，抑或被卖为人奴？你的根在中国，你不能背叛自己的祖国啊！”

然而，尹国庆似乎是早有思想准备，任你千人同劝，我则默不作声。到最后，仍是一句话：“我想好了。我的事，我自己负责。”

让他写检查，他不写。说他是自由恋爱，不违背中国法律，没有错。

“你是要老婆？还是要党？”奉劝者也在升级。父亲苦劝无效，流着眼泪诅咒：“这是哪辈子积了阴德，非让你去惹这种祸。你这孽小子，如果真要娶这个外国女人，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

老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的这种敌视心理也许来自百年来中国人受尽外国人欺侮所形成的观念。

异国之恋的悲剧结局，对尹国庆来说并非没有前车之鉴。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某市。一个外语学院的毕业生，也是一名共产党员，由于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被外国专家局派到一家外援企业当翻译。他颇有美式英语味道的流利会话，高挑的个头，风度翩翩、潇洒自如的微笑，使那位加拿大女专家坠入了情网，她深深地迷恋、喜欢上了这

个翻译。

然而她不知道，这位颇有风度和魅力的翻译还有“特殊使命”，那就是负责她和另外一个外国专家的安全工作。

悲剧的产生在于这位中国翻译也坠入了情网。他喜欢她那双常给人一种暗示的眼睛，那丰满具有女性魅力的身体，喜欢她作为女人的坦率、真诚，和动情时忘乎所以的冲动。他从欣赏到爱恋，但他的这种恋情受到了百倍的煎熬和折磨。感情使他常常与她秘密幽会，频频地私下接触；而工作任务又必须使他定期写报告，汇报她和另一位专家的一言一行。这样，他就陷入了两难选择之中，他既感觉到对不起她，因为他不敢向最爱恋的女性坦露真实的身份，如果那样，他所爱的女人就会把他当成奸细，唾弃他；另一方面，他又感觉对不起党，是党把他从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培养成为一名大学生，共产党员，他对她的恋情无疑是党的一种背叛。尽管他从未向她透露过一点属于党和国家机密的东西。

这是情感上的“两面人”。

最后，他与她的隐私还是败露了。她十分有把握地感觉到他真心地爱她，而她也到了不能失去这个“东方之梦”的境地。于是，她向另一位中国陪同拐弯抹角地询问如果跟中国人结婚要怎样办理手续等事宜。

孰不知她拐弯抹角的智慧，在对这方面警惕性极强的中国人面前是毫无用处的。

于是，很快她就再也没见到他。而由另外一个人取代了他的翻译工作。当她去找他时，有人告诉她，他被调走了，去另一个城市工作。他既没留下地址，也没留下什么话。

她认为他绝情，毫无道理地抛弃了她。也许那位加拿大